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关于《过去的生命》

止庵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周作人日记云：“校订诗集至晚了，易名《过去的生命》。”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寄小峰稿件（诗集）。”同年十一月，《过去的生命》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五”，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共收诗作二十七题三十六首，其中一九一九年五首，一九二〇年五首，一九二一年十八首，一九二二年二首，一九二三年六首。《序》中有云：“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此语不甚确切，实际上这还是一个选本，集外同期之作尚有十数首。

周作人在其创作前期，除文学理论家和散文家外，又曾经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虽然写作时间不长，作品也不算多。一九四七年周氏为《老虎桥杂诗》作《题记》，曾略述自己的新诗写作过程：“六年至北京，改作白话诗，多登在《新青年》及《每周评论》上面，大概以八年中所作为最多，

十年秋间，在西山碧云寺养病，也还写了些，都收集在《过去的生命》一卷中，后来因为觉得写不好，所以就不再写了。”

《序》中说：“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这里所说，正是中国早期新诗的主要特色。“表现出当时的情意”，只此便是诗了，新诗之为一种形式，只在于表现的恰到好处。不像后来的诗人是要写诗，要创造。其间的区别，单单从形式上看，便是这里说的一是“真正的诗”，一是“别种的散文小品”。也正为如此，集中“西山小品”（现在看来无疑是典型的散文作品）当时才会与《过去的生命》等统统归在“诗”这一名目之下。《过去的生命》中除《小河》之外其他篇章，都是这种特色。《小河》则有所不同。作者后来谈起这诗，曾强调两点，一是“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二是“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立春以前·苦茶庵打油诗》）前者一似他自己和别人的同期作品，而后者却颇具特殊之处。作者在《谈龙集·扬鞭集序》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

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最能道着《小河》与其他早期新诗的区别，以及对
中国新诗发展的特殊贡献。《小河》“颇引起好些注意”
（《苦茶庵打油诗》），乃至胡适说：“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
一首杰作。”（《谈新诗》）朱自清则说：“周作人随刘复作
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选诗杂
记》）中国新诗史上，《小河》的确意义重大。然而正如周
氏所说：“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形式，便是在中国，
《中山狼传》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所以说到底连形式也
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苦茶庵打油诗》）应该说还是他
所拥有的广阔文化视野的一项产物。至于此诗主题，多年
后他也有所揭示：“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
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
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同上）

集中《寻路的人》（一九二三年）曾作为《自己的园地》晨
报本代跋，后又收入《谈虎集》，《谈虎集·后记》云：“民国十
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
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
白。”故此篇于揭示周氏思想历程别有一番意义在也。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
原书序四页，目录五页，正文一百二十八页。原目录中尚
列有两首“小孩”和“山居杂诗”各小题，正文所有题目
均另占一页。



目 录

序	(1)
两个扫雪的人	(3)
小河	(5)
背枪的人	(8)
画家	(9)
爱与憎	(11)
荆棘	(12)
所见	(13)
儿歌	(15)
慈姑的盆	(16)
秋风	(17)
梦想者的悲哀	(18)
过去的生命	(20)
中国人的悲哀	(21)

歧路	(22)
苍蝇	(24)
小孩	(25)
小孩	(26)
山居杂诗	(28)
对于小孩的祈祷	(32)
小孩	(34)
她们	(36)
高楼	(38)
饮酒	(39)
花	(41)
昼梦	(42)
寻路的人	(43)
西山小品	(45)
一 一个乡民的死	(45)
二 卖汽水的人	(47)



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 Kupka）的画，题曰《生

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 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两个扫雪的人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





小 河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一月二十四日



背枪的人

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
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
只有一个背枪的人，
站在大马路里。
我本愿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怕见恶狠狠的兵器。
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
指点道路，维持秩序，
只做大家公共的事，
那背枪的人，
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

三月七日



画 家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将一枝毛笔，
写出许多情景。

两个赤脚的小儿，
立在溪边滩上，
打架完了，
还同筑烂泥的小堰。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赶忙着分种碧绿的稻秧。^(注一)

小胡同口

(注一) 以上两节系夏间在日本日向道中所见。

放着一副菜担，
满担是青的红的萝卜，
白的菜，紫的茄子，
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

初寒的早晨，
马路旁边，靠着沟口，
一个黄衣服蓬头的人，
坐着睡觉，
屈了身子，几乎叠作两折。
看他背后的曲线，
历历的显出生活的困倦。

这种种平凡的真实印象，
永久鲜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并非画家，
不能用这枝毛笔，
将他明白写出。

九月二十一日



爱与憎

师只教我爱，不教我憎，
但我虽然不全憎，也不能尽爱。
爱了可憎的，岂不薄待了可爱的？
农夫田里的害虫，应当怎么处？
蔷薇上的青虫，看了很可憎，
但他换上美丽的衣服，翩翩的飞去。
稻苗上的飞蝗，被着可爱的绿衣，
他却只吃稻苗的新叶。
我们爱蔷薇，也能爱蝴蝶。
为了稻苗，我们却将怎么处？

十月一日